

法国人萨维纳和 1920 年代的海南

文 \本刊特约撰稿 辛世彪

1925 年，在法属东京地区（今越南北部）调查与传教的萨维纳神父应国民政府之邀来到海南岛当翻译，并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之托，调查海南岛的民族和语言。在 4 年多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海南各地，他调查了海南话、临高话和黎语，并编辑了“海南话—法语”、“临高语—法语”和“黎语—法语”3 部词典。其中的海南话（福佬语）词汇后来收录《法属印度支那语言学指南》，“临高语—法语词典”的手稿后经法国学者奥德里古尔整理出版，这就是《萨维纳的临高语词汇》，作为法国远东学院专刊第 57 本，于 1965 年在巴黎出版。

1928 年 12 月，萨维纳给“河内地理学会”提交了长篇论文《海南岛志》，并于次年作为《河内地理学会丛书》第 17 册正式出版。此书内容分三部分：首先介绍海南岛概况，接下来以日志形式详细记述他们于 1928 年 10 月穿越黎族山区的行程，最后是黎语-法语对照的词汇表。书中另附有 12 张照片和一幅当时的海南岛地图。

萨维纳在写作此书之前已经在海南岛各地作了实地调查，书中对当时海南岛生活的记述都是第一手资料，颇具史料价值。



1920年代的黎族妇女。



悬挂着彩旗的海口街道。



黄强将军(坐轿者)在途中。



1920年代的海南岛地图。

1920年代海南岛的人口与民族

海口市与海南岛的人口，由于当时没有条件做详细的调查，法国官员并不很清楚，好多数据都是凭想象估计，缺乏调查依据。就连 1926 年新成立的海口市的人口，当时的市长也不清楚，萨维纳却在官方调查数据出来之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体合理的人口数字。比如他估计当时海口人口（不包括府城）加上郊区约有 6 万。关于全岛人口，他说：

“在全岛各个方向都跑遍以后，我相信把人口估计为 200 万或者顶多 250 万，也就是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 60 人，不会有大错。这与某些作者给出的 6~7 百万人口的荒诞数字相差甚远。”

萨维纳对于当时各语言民族人口的估计是：说海南话的人（他叫福佬人）150 万，说临高话的人（他叫村人）40 万，黎族人 20 万，苗族人（他叫僊人）5-6 千，说南岛语言的回辉人（他叫马来人）400 户。客家人与说军话的人数不详，但人口也不多。说儋州话的人没有提及，可能是把他们归入黎人了。

据陈铭枢等 1930 年完成的《海南岛志》，1928 年广东省南区公署清查海南岛人口为 219 万（黎苗僮俚除外），海口市 45454 人，又说“黎境占全岛半数，丁口不下 30 万”。萨维纳对全岛人口以及各语言民族人口的估计可以与陈铭枢互相参证，这些都是可参考的重要数据。

关于海南岛的民族，海南地方志历来辗转抄袭，对于听不懂语言的民族，统称黎人，仅有“生黎”、“熟黎”之别，但后者内容非常宽泛。所谓的“琼山黎”、“临高黎”、“儋州黎”可能根本不是黎族。对“苗人”称呼也是张冠李戴。萨维纳是已知第一个从语言角度把临高人从“黎人”这个概念中区分出来并准确定位的人，也是第一个把海南苗人确定为勉人的人。萨维纳在来海南岛之前，曾长期住在越南北部山区的台人、苗人、依人和僊人等少数民族中间，并学习他们的语言。他有非凡的语言天赋，能用台人的语言跟临高人沟通，也曾用母语跟海南的“苗人”交谈，令后者大喜过望，他自然能把海南苗人与广西的瑶族或勉人，以及越南近亲傣人联系起来。

海口兴起与府城的衰落

海口原属琼山县，1926 年建市（县级），设市政厅。萨维纳在海南岛时期，海口市刚建立不久，由于地利之便，已经是全岛的经济中心，邻近的琼山府城虽是全岛首府，却已经破败落后。萨维纳为我们描述了 1920 年代的海口与府城：

“琼州或琼山，……现在依然是全岛的首府，……但却全然破旧，到处被虫子蛀过，一旦倒下成为废墟，再也站立不起来。海口这座位于全江口的城市，是现今岛上真正的首府。

海口城作为全岛的骄傲，在不停地改变，不断地美化。它现今有了邮局、电报局、电话、电力、无线电报、飞机、自来水井、大马路两旁有最时髦的商铺和旅馆，街上车水马龙。它与琼州旧城以及北部各地有定点班车相通，这些班车日益取代那些顶着

海南岛与海口

中心应该是嘉积和文城。萨维纳描述了这两个城市的特点：“海南岛仅次于海口的一个重要城市叫嘉积，属于乐会县，因经流的河而得名，距离该河入海口 15 公里。嘉积城有定点班车通往北部与西北部的海口、定安和文昌，以及南部的万宁，把它们连接起来。此外，大型帆船可以逆流而上到达嘉积，使它可以为成梯级分布在东部和南部沿海一带的居民，提供从海口用汽车运来的各种货物。嘉积往海口运的是大米、椰子、咸鱼、槟榔以及海南岛南部特产海盐。

在船运方面，位于北部 80 多公里外文昌河入海口处的清澜港与嘉积展开竞争。文城是岛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商埠，是文昌县城所在地。海口的那些最大的货仓都归文昌人所有。在本地经商不能满足，他们就自愿移居国外。每年有 2.5 万到 3 万海南人离岛，其中有 2 万人是文昌人。他们喜欢的地方是曼谷和新加坡。……在越南西贡也有很多文昌人，靠做厨师出名。”

萨维纳描述的定城是一个北部与中南部之间的货物交换地，因为有靠近金江的有利位置而变得重要，金江也变得极为繁忙：

“定城用舢板向海口运送各种牲畜以及周边地区的各样土产。牲畜大多来自中部山区，经由海口运往香港。

金江是目前岛上最繁忙的河流，一年到头，江面上总是有各种帆船上下穿梭。这些船每次总是 4-5 艘一组或 10-15 艘一组结伴出行，这样就能抵挡经常出没的海盗的攻击。到了晚上就在江心并排抛锚，以免遭袭击。”

萨维纳还说临城有定点班车与海口连通，当时人们在修路，以便把班车延伸到盐场和西海岸的港口。

萨维纳没有专门面描述万宁的情况，重点介绍了陵水和崖州这两个他熟悉的地方。他介绍了陵水的港口、陵水河入海口以及当地共产党活动的情况，特别提到陵水的椰子工艺品：

“运往海口那边的椰子在陵城作精细的加工。海口人用椰子做的酒具、茶具、咖啡用具，现在整个运东地区都已熟知了。在上次的河内博览会上人们可以看到样品，它们的展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关于三亚，萨维纳费了不少笔墨，介绍了这里的铁矿、榆林港里的珊瑚层、三亚的珊瑚石建筑。还介绍了三亚的海滩，说有耀眼的白沙，是全岛最美的。又说南部沙滩之所以是白色，因为这些细沙来自贝壳动物以及各样珊瑚碎片，因此白得耀眼。当时的三亚有两个港口，榆林港和三亚港，后者是渔港，但前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萨维纳援引当时海南岛军政首长黄强将军的话说：

“在榆林港建一座海军基地，再加上西沙群岛的支撑，不仅能控制东琼湾，还能控制马尼拉湾，让所有从欧洲前往香港和日本的船只俯首听命。”

“在榆林港建一座海军基地，再加上西沙群岛的支撑，不仅能控制东琼湾，还能控制马尼拉湾，让所有从欧洲前往香港和日本的船只俯首听命。”

接下来萨维纳介绍了南部的崖城，莺哥镇（今莺哥海），感恩和儋州的几个港口，岛北的火山口、玄武岩和红土，以及各处的植被、果木等。

当年的海口港

海口港是当时全岛最重要的港口，有船通往香港、广州、海防和安南海岸，或前往曼谷、新加坡和高属印度（今印尼）运送苦力。海口港为全岛提供各种的生活必需品，也把海南的运往外地，是当时几乎唯一的命脉。但是当时的海口港相当简陋：

“海口港是目前岛上唯一经常有外国船出入的港口。港口这个词在这里是个纯粹的委婉语，我们顶多应该用停泊地这个词。各种大小船只事实上都被迫在大海上抛锚，暴露在琼州海峡的海流与风浪中。从抛锚处到码头还有 6-7 公里远，人们只能乘坐可以通行的舢板从金江河湾上岸，这些舢板也得等待潮起潮落来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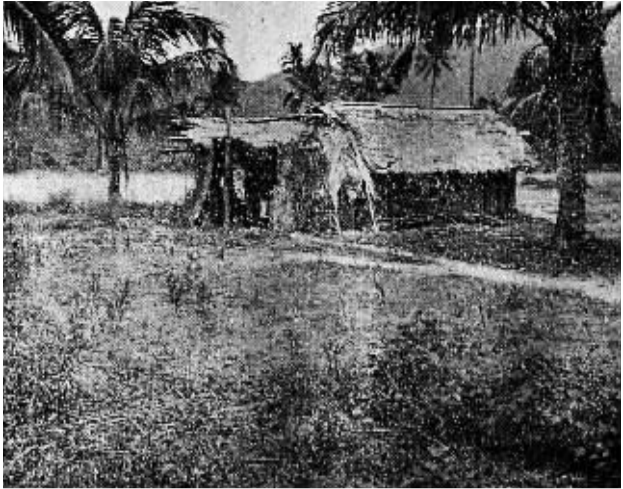
在这种情形下上船下船都是非常受罪的，而且那些划舢板的汉人还不时借机肆意敲诈。有一次他们强迫我付了 15 块印度支那元（piastres Indochinese）才将我 从船上送到码头，差不多每公里 3 块钱！”

根据萨维纳的这段记录，当时的船只停泊在海口湾外的大海上，然后换乘人力舢板，沿海甸河来到长堤路、博爱北、中山路、得胜沙一带上岸。现今中山路一带的百岁老人也回忆说，20 世纪早期海口港的码头不在秀英，而在中山路一带。这一带也正好是旧商铺聚集区，至今仍有许多法式建筑。当时的海口中山路、博爱路、水巷口、海甸岛一带有许多“苦力”（coolies），专做码头搬运和舢板运输。

萨维纳又说，当时这个通行不便的难题曾多次讨论要整治，如疏通河道，在堆成丘状的泥沙中挖出一条通道，但是工程从未付诸实施。人们也曾设想用 15 年时间，在辅前的海湾建一座新港，辅前也面向琼州海峡，在海口以东 15 公里处。这些方案是由外国专家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而制定，呈送到北京后就被锁进柜子里，再也与世人见面。这些史实都可以与陈铭枢《海南岛志》中的附录“建筑海口港计划”所提供的材料相印证。

几个区域经济中心

1920 年代的海南岛，除了海口市，比较重要的地区经济



黎族人的房屋。

只能迈小步，两个膝盖还要相碰；要登高或跨越，就得双脚跳。这种如此不方便的式样，已经流传数千年之久。”

萨维纳描述了他看到的黎族民居：“这里黎族的所有房屋通常都还有一个门，就是一个小后门，与正门相对，但隐藏在一堵隔墙后面。房子里的三间屋子，都靠一个狭小昏暗的过道跟这个门相通。而在船形屋式民居里，这个门却是开在房顶上，从屋外是看不见的。这是个安全门，遭到攻击时，由此可以逃到树林里。”

关于山区的的动植物，萨维纳写道：“快到山跟前时，植被也变了。椰树、槟榔树、竹子被栗树、乔木和鱼尾葵取代。河边大树的树枝上吊着兰科植物。这一地区雄鹿多。山谷底部黎人的狭小稻田以及山坡上僊人的田垄，都用白木做的坚固栅栏围起来，以防动物践踏。也有很多公熊和野猪，但是老虎和豹子全岛都没有看见过。”

192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他们来到五指山下的水满啊，萨维纳说：“这个村至有 120 户人家，都是黎族。这是全岛最美的村子，位于海拔 1000 米处，旁边是崖州河浇灌的宽阔稻田，以及五指山高耸的山峰。”就在这里，萨维纳看到了黎族妇女的纹面。他白天测量周围地形的高度，寻找万宁河与昌化江的源头，晚上则作民俗调查：

“这一夜我专心研究黎人的信仰。村里所有的妇女彻夜为士兵们舂米。”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南胜（一名大旗）一个黎族头人家里，萨维纳这样描述这件事：

“这是一个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是美国新教牧师以前在府城时的学生，会说英语。他有两个妻子，也都是基督教徒，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脖子上和手腕上佩戴护身符。

一大群仆人在院子里挥舞连枷打稻子。天黑时，另一大群苦工扛着木柴回来。黄将军对我说，这个封建主不老实，他以前曾跟着共产党走。不管他是真的共产党或者看起来像共产党，我得承认，由于他家的优越条件，我们受到隆重的接待。”

萨维纳描述的这个黎族头人，就是政治立场多变的杞黎峒主王昭衷，他曾于 1926 年编写《琼崖各属黎区调查》一书。

接下来他们向东走，经保亭向陵水进发。在涉过水流湍急的陵水河时，一个士兵差点淹死。经过几天的劳顿跋涉，他们终于来到陵水县城。次日弥撒过后访问村子，那里共产党人活动的痕迹随处可见。

10 月 29 日，萨维纳一行在陵水新村港登上一艘小汽船，在港内大帆船上船民们的齐声鸣枪中离开，夜里 11 点到达文昌的清澜港，次日乘汽车到达海口，结束了这次历时 20 天的长途跋涉。



村民前来欢迎部队军官。萨维纳神父在中间。

“这一夜我专心研究黎人的信仰。村里所有的妇女彻夜为士兵们舂米。”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南胜（一名大旗）一个黎族头人家里，萨维纳这样描述这件事：“这是一个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是美国新教牧师以前在府城时的学生，会说英语。他有两个妻子，也都是基督教徒，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脖子上和手腕上佩戴护身符。

一大群仆人在院子里挥舞连枷打稻子。天黑时，另一大群苦工扛着木柴回来。黄将军对我说，这个封建主不老实，他以前曾跟着共产党走。不管他是真的共产党或者看起来像共产党，我得承认，由于他家的优越条件，我们受到隆重的接待。”

萨维纳描述的这个黎族头人，就是政治立场多变的杞黎峒主王昭衷，他曾于 1926 年编写《琼崖各属黎区调查》一书。接下来他们向东走，经保亭向陵水进发。在涉过水流湍急的陵水河时，一个士兵差点淹死。经过几天的劳顿跋涉，他们终于来到陵水县城。次日弥撒过后访问村子，那里共产党人活动的痕迹随处可见。

尾声

萨维纳在结尾感谢黄将军一路上对他的体贴照顾，也感谢那些给他留下美好记忆的可爱军人。我们也感谢萨维纳，在他 52 岁时凭他的坚韧和勤奋，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有关当时海南岛地理人文的珍贵记录。

与萨维纳的《苗人史》等著作相比，此书篇幅不长，但文笔精炼，内容丰富。关于各地风俗、街景、植被的记述，让人印象深刻，如同亲历。一些事件的记录虽然着墨不多，但也十分珍贵。比如书中提到岛上共产党人早期活动的情况，以及当时教堂、寺庙的情况，都有历史价值。

书后的黎语词表共记录 298 条词汇（据笔者对比属于俚方言抱显土语），用越南语所用的拉丁字母系统拼写和标注，不仅标注了声母和韵母，也标注了声调，这在传教士的海南岛语言研究著作中绝无仅有，因而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此书比德国人史图博 1937 年《海南岛黎族志》早，史图博书且征引了此书中的语言材料，更显此书价值。📖